

电子丛书 001



冷场中的裸魂

《悼念宋子衡文集》

陈政欣编制



冷场中的裸魂

《悼念宋子衡文集》

陈政欣 编制

电子丛书 001

冷场中的裸魂

《悼念宋子衡文集》

作者： 诸家
封面设计： 陈政欣
出版： 陈政欣电子书制作室
tcsin48@hotmail.com

网址： www.worldchinesewriters.com

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 24 日

售价： 免费下载

版权不究，欢迎传播

目录

序：冷场中的裸魂

陈政欣

- | | | | |
|-----|---------------------------|-----|-----|
| 01. | 悼念我国短篇小说作家宋子衡 | 林怀龙 | 001 |
| 02. | 宋子衡为光华日报组过“海天”文艺稿 | 叶蕾 | 003 |
| 03. | 纸（诗） | 沙河 | 005 |
| 04. | 宋子衡 | 李忆著 | 007 |
| 05. | 马华文学电子图书馆悼念宋子衡 | | 009 |
| 06. | 现代华文文学组悼念宋子衡 | | 010 |
| 07. | 小说家走了（诗） | 陈伟哲 | 011 |
| 08. | 从短篇小说《搁浅》窥探宋子衡小说的
悲剧倾向 | 冰谷 | 014 |
| 09. | 故事才开始 | 杜忠全 | 016 |
| 10. | 困在命运囹圄中的生命 | 菊凡 | 018 |
| 11. | 仰视一座肃穆 | 苏清强 | 021 |
| 12. | 不是悼文，是身后事 | 温祥英 | 023 |
| 13. | 裸魂里的宋子衡 | 叶蕾 | 025 |
| 14. | 《文艺光华》编后话 | | 028 |

15.	宋子衡多写不多话	蔡欣	029
16.	武吉行走宋子衡	陈政欣	031
17.	小说魂（诗）	钟可斯	033
18.	过去了	朵拉	035
19.	您是我学习的榜样	琦琦	037
20.	宋子衡，永不言弃的小说家	蔡欣	039
21.	向小说家的骨灰敬礼	蔡欣	041
22.	料安转（诗）	艾文	043
23.	重读《裸魂》序文	何乃健	046
24.	因为他是宋子衡……	杜忠全	047
25.	宋子衡一生的盼望	菊凡	049
26.	摸找灵魂的椎骨	陈志鸿	050
27.	想起宋子衡的点点滴滴	菊凡	051
28.	相片		054
29.	相片		055
30.	相片		056
31.	相片		057
32.	相片		058

代序

冷场中的裸魂

陈政欣

1964 年我开始在报章的文艺副刊发表诗作，那时就知道大山脚镇上的写作人除了萧艾，忧草，游牧之外，还有一个写小说家的，叫宋子衡的。那年代，萧艾等三人和居林的写作人如陈慧桦，慧适等人在搞“海天诗社”，编辑“海天诗页”，还出版“海天丛书”和“海天杂志”，风风火火的，很是眩目。宋子衡也是刚出道，和我一样，青涩得只能在边缘仰慕。没多久，大家都知道有对方这个人，也就相识了。那时，他写他的小说，我写我的诗，虽然总觉得他写的小说没有我写的诗那样现代，但也比当时好多写小说的更有方寸，这就互相结识了。

2012 年 2 月，他从大山脚辞世远行，说走就走了。留下三本小说集（《宋子衡短篇》、《冷场》、《裸魂》）和一些还没结集的短篇小说，没说什么，就像是在世时，“嘿嘿”地两声笑后，留下遍地的沉默。大山脚虽说是出了一批写作人，但在马华文坛上能获得最多掌声的，宋子衡还是第一个；最多作品被马华文学评论界拿来评估说事的，也是他的小说。再看他走过的写作道路，虽不能说是辉煌灿烂，却也是平稳持衡，同时代的写作人，多是落在他的背后，或是早早就走失了。他生活在他的时代里，时代与地理背景赋予的约束，造就了他小说里能有的张力、深度与广度；若说他一直困囿于个人的局限里，他也能傲然地说：我无愧了。

他这一远行，在文坛上惹来一番缅怀与悼念。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和光华日报为他办了个人的悼念专辑，一些文学团体也有追思的悼文，这，与他同时期的大山脚前行写作人相比，即使是时势所然吧，却也凸显了宋子衡于马华文坛上的重量。

我跟他几十年的朋友，一直就近观察着他，欣赏着他。对他的作品虽不是全然赞赏，但他究竟还是能写出他的个人风格，塑造出自己的写作性格；与很多写作人比较，他是有自己的风貌与走向，而且持之以恒，这些才是重要的。

我由衷地欣赏他。

他去世后，我就从报章的第一篇悼念文章开始收集。我收集到 27 篇的悼念文章，还有一些相片。打从第一篇悼念文章出现，我就打算替他编辑这些文章，

并制作成文集，以资纪念。其实，悼念宋子衡的文章是不只是这 27 篇，还有好多的，有的是遗漏了，或是我个人没有阅读到。

编辑后如进行印刷，制作成印刷文本，在成本，传播和赠阅上，都不是上佳的选择，所以就只能制作成电子书了。

编制成电子书有诸多的好处，其中之一就是可以随时增添或修整，所以希望那些为宋子衡写过悼念文章的，或者在那里读到有关宋子衡的文章，并愿意把这些文章都归纳进这本悼念文集的，都欢迎随时把文章寄来给我。这不是最终版，这本电子书是动态的制作，书可以根据内容和资料而随时增加篇幅。这书是活着的。

这本电子书也将会挂贴在作协电子书网站，以供自由下载存阅。

这本悼念宋子衡的文集取名为《冷场中的裸魂》，不言而喻，这名字就很宋子衡的了。



24-11-2012 刊登于南洋商报《商余》版

悼念我国短篇小说作家宋子衡

林怀龙

我国著名短篇小说作家宋子衡在 2012 年一月中，即农历壬辰年春节前，因心脏跳动不规律、呼吸困难、严重糖尿病及缺盐等状况而入住医院 3 次。第 3 次出院时表示呼吸轻松无碍，精神良好，早晨依旧到巴刹咖啡摊进早餐。农历新年初五与友人喝咖啡，全无异样。初六早上噩耗传来：宋子衡睡不醒——走了。

宋子衡，原名黄光佑，祖籍广东惠来。1939 年出生于大山脚，只受过小学五年级教育，由于英文与算术差而留级三次，在十二岁时半途辍学，进入社会的大染缸，辗转数十年而成为历尽风霜、饱经世故的文学创作人。

他早期在大山脚丹那烈路与友人合营一间纸扎店，招牌《联艺》。联艺纸扎店虽然经营的是中下层社会所光顾的普通生意，但却有两件值得提起的旧事。其一是《联艺》是民间艺术气氛浓厚的商店。大山脚每年农历七月庆赞中元节时，盂兰胜会所供奉的，全马最大型的大士爷纸扎神像，便是联艺的作品。目前这项艺术创作已来到第三代，已经很少人知道它的最早创作人是谁。

大马著名小说作家宋子衡的许多精彩创作，便是在联艺纸扎店从事纸扎艺术工作时写成的。有人说写作需要环境、需要灵感。宋子衡的写作环境除了堆满店前的竹片碎纸，及已半完工的阴间洋楼汽车、灯笼神像之外，店的后座是“西里哗啦”的麻将声或 JIM NA MI 吃湖时的欢呼声。妙的是这里并非赚取抽水的赌场，而是文教界联络感情及课余消遣的好去处。宋子衡（大家呼他原名光佑）随和、好客，与文教界结缘深厚。宋子衡的写作题材资料及所谓灵感，相信有极大一部分是从这些人士的生活言谈中得来。

黄光佑在 60 年代初期开始文艺创作，最初以新诗及散文见诸地方性的报章，如《星报日报》、《光华日报》的副刊。1963 年以后开始以宋子衡的笔名写小说。1972 年将其在报章上发表过的一些短篇小说编印合集，取名《宋子衡短篇》，由棕榈出版社出版。此外还有另两本短篇小说集，即 1991 年由蕉风出版社出版的《冷场》及 1997 年由陈政欣出版的《裸魂》。有人把宋子衡的小说冠以现代派的系别。其实宋子衡的为人及写作态度，并不强调派系；对事物观察入微、措词用心、描绘深刻、对人物形象的雕塑、对境界的塑造等，谨慎严密、绝不马虎。他的文学理论是：<文学既可作为改造社会的工具，当然也可作为雕刻心灵的艺术>。对于文学，宋子衡认为：<上流社会和高级知识分子可以扬弃它，杜绝它；但整个民族历史却需要它，即使它的实质是那么的薄弱、价值是那么的低微>。（1977 年 8 月 20《南洋商报》“读者文艺”副刊《唯一的光源》。）

宋子衡近期不但由好友菊凡的鼓励指导而掌握了电脑的操作技术，同时也较

有时间可以集中精神从事写作，但最大的苦恼却是没有发表的园地。他说一篇 1 万几千字的小说，根本找不到发表的报纸或刊物。蕉风出版社有刊载过他的中篇小说；《星洲日报》的文艺春秋及《南洋商报》的南洋文艺等都曾将他 7—8 千字的小说分成两三期发表。这是目前文坛上的现实情况。看来文学这种东西不但<上流社会和高级知识分子可以扬弃它，杜绝它>，即使普通读者也可以不要它了。

最近，宋子衡告诉我们：有心支持马华文学活动的《燧人出版社》要出版他的第 4 本小说集，目前正在编印中。现在，书未出版，作者已经走了。我们希望并相信宋子衡的这本遗着，将能对宁静的马华文坛，起了些微的震荡。

图片说明：2008 年 11 月 2 日宋子衡（右 2）与北马一些写作朋友在檳城合影。

左起小黑、朵拉、马仑、林华（林怀龙）、继程法师、温祥英、菊凡。



宋子衡为光华日报组过“海天”文艺稿

叶蕾

临近农历新年前，几位在吉隆坡工作的文友有意趁回北马家乡过年时，与大山脚的文友相聚，地点就约在我家。由于去年年底，著名小说家宋子衡先生曾因身体不适入院住了几天，不晓得能否出席这次的聚会。当他接倒陈政欣的邀约电话时，竟然爽然的答应，而且语气幽默，他说：“好的，新年我还在，我会去参加。”

2012年一月廿四日，正是炮竹连声响的新年初二午后两点钟，除了迁居到加影的诗人艾文，菊凡忙碌无法参与外，我家客厅上，坐了好多位文友；他们是方路，潘碧华，张永修，沙河，陈强华，杜忠全，赵少杰和宋子衡。他们从文学观点和理论谈至天南地北，话题广泛，时而爆出笑声。

宋子衡虽然一贯沉默寡言的态度，但他对这些文友们的话题，都表现听得很用心。散会时，陈政欣提起年初四在菊凡家另一场文风社友的聚会，宋子衡当时也不假思索的回答：“会的，我还机会出席。”

谁会料到，年初六早上就接到宋子衡逝世的消息，那么突然，那么令人难以接受，年初四在菊凡家的聚会，竟是我们和他最后一次的相聚！

认识宋子衡，得从我于70年代在光华日报工作时说起，当年报馆虽有多版副刊，但总编辑温梓川先生告诉我，有一个文艺版，是我们光华日报借给“海天”社的，每月一次半版，报馆不负责稿酬，稿件由一位叫宋子衡的先生负责组稿。温梓川先生给我宋子衡的电话号码，说假如月头还没收到海天的稿，可打电话向他催稿。

我终于见到了宋子衡。那年三十多岁他戴着个黑框眼镜，知道“海天”从温梓川先生转给了我负责，他把一个大信封里的稿倒出来，告诉我他心目中这些稿件的排法。

宋子衡书法很好，大山脚有几家商家都曾请他为他们写过大招牌，我记得“海天”两字的版头也是由他书写，有时也为他选用为主题篇的小说提字，甚至亲自配图和设计，给我节省了很多工作。和他接触多次熟悉了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他在纸扎店工作，扎的是要焚烧给死人的房子。他每个月从大山脚乘巴士来报馆交稿，除了要请假，还要自掏腰包。每个月的交稿期，从来不误点，温梓川先生给我的电话号码根本用不上。宋子衡虽然免费给海天组稿全为兴趣，也想为文学

工作付上一点贡献，从他当年在光华日报“海天”组稿的稿约上看，他选稿态度却是相当严谨的。

他说：“我们很想有一块园地，现在经已获得，而且我们已经开始播下种子，接下去的，不是等着收获，而是要播下更多的种子。这个角落是共有的，凡是爱好写作的都能享有一份，不过，我们得先声明，这是没有稿酬的，锄头是你的，饭是你的，水也是你的，我们并不想客套。

我们不会设下任何界限，我们要的是扎实的内容。凡是诗，散文，小说。我们都欢迎。不过我们得告诉你，这儿没有听故事的人，无病呻吟者最好去精神病院。我们也绝对不会标榜新奇，玩文字游戏只会走入末路。

我们虽未设稿酬，但仍旧要求好的作品，我们是有立场的，决不随意浪费这宝贵的版位；设想由编者，手民，到印刷机这段过程中的负担并不是轻松的，如果这样呈现在大家眼前的东西竟是骗人的，那应是我们的工作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存在。

不再累赘，大家会睁开眼睛去看的。”

许多文友都说宋子衡很沉默，可是从这段标明“算是稿约”看来，年轻时候的他自有他活泼，挑剔的另一面，认识他的文学朋友也许不知道，年轻时候的宋子衡还常在福建会馆唱歌呢！

当他为“海天”组稿时，虽然不付稿费，他依然渴望作者给高水准的稿件，当他专心创作时，除了不断要求自我超越，也时时苛责自己，可曾给马华文学留下了什么。

去年杜忠全先生在光华日报为宋子衡发表他一个专辑，宋子衡看了很满意，他曾说过：“光华日报在扶持马华文学方面上，做得很好。从过去报馆自身的文学版位到商借“海天”，与“作协春秋”，到今日的“文艺光华”，依然一大版，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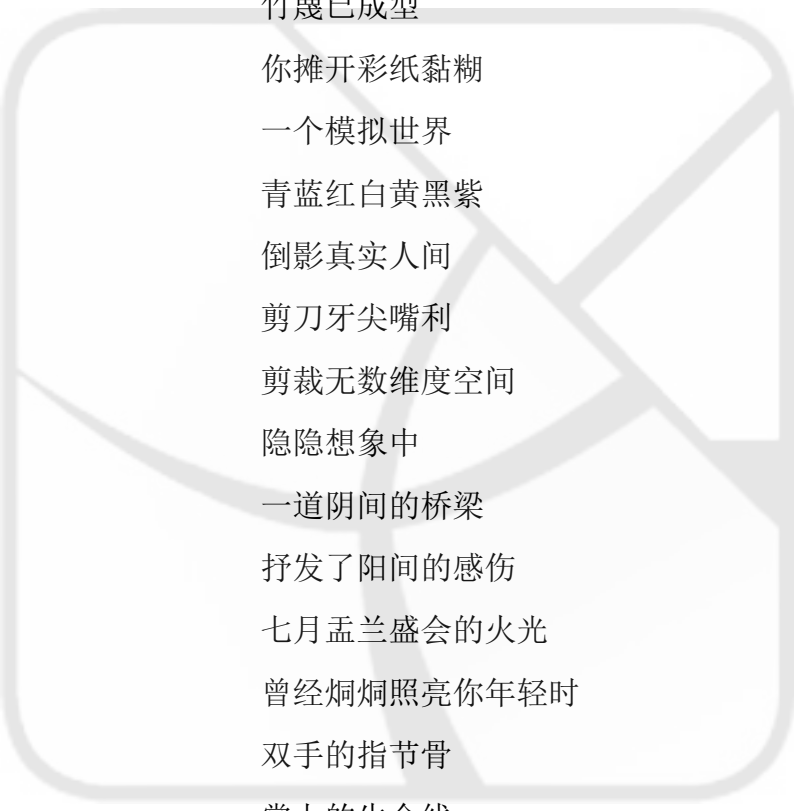
此后不管版位有几版，稿酬有多高，再也读不到宋子衡崭新的，精彩的“脑汁”。庆幸的是，他走得安详，

虽说人生无不散的宴席，只是对相交了近四十年朋友的骤然离世，仍感一丝怅惘。

纸

• 沙河 •

——焚给宋子衡



竹篾已成型
你摊开彩纸黏糊
一个模拟世界
青蓝红白黄黑紫
倒影真实人间
剪刀牙尖嘴利
剪裁无数维度空间
隐隐想象中
一道阴间的桥梁
抒发了阳间的感伤
七月盂兰盛会的火光
曾经炯炯照亮你年轻时
双手指节骨
掌上的生命线
在树魂纸浆里找到答案
从神界到冥界
祭品就是永远的通行证
从纸马纸人到冥厦冥车
或者你已洞悉阴阳界的秘密
却从未在文字里泄露
玄机

你的生活
从一种纸跳跃到另一种纸
昏黄灯下
稿纸的小方格
网住你所有的思维
那是一座无所不在的人生舞台
无时无刻不在上演
悲剧喜剧讽刺剧
以洋洋数文言编造的
或许只是世俗的微形
却是人性丑陋的畸形
细心推敲
每个等待孵化的文字
努力给氧
每段开始呼吸的句子
缓缓在冷场中坐化出一丝
裸魂*

从一种纸到另一种纸
从一类艺术到另一类艺术
你该微笑了。

* 《冷场》和《裸魂》为宋子衡的两本小说。

28-02-2012 刊登于南洋商报《南洋文艺》版

宋子衡

李忆著

宋子衡骤然离去，令人错愕。

他年初四还到菊凡的家与文友们聚会，隔天晚上竟在睡梦中走了。虽说人生无常，他去得也安乐。可我的心里总觉得戚戚焉，那是一丝伤怀的感觉。我接触宋子衡的小说很早，大概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左右罢，经常在《蕉风》月刊上读到他的小说。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从他的小说中认识那个朴实而宁静的北陲小镇——大山脚。也由此想起小时听到母亲与朋友们谈天时，经常聊到“如果是我们北马人，就不是这样想的啦”，而那些母亲口中的“不会这样，会那样”的人与事，我竟在宋子衡的小说里看到了，却都是着墨淡淡的；喜其所乐，悲其所哀。他把一个个平凡的小人物编进故事里，乡土得不能再乡土，却别有一番滋味——那叫生活的面貌。

在我的印象中，宋子衡是寡言的。每次见到他，不论是在人多或人少的场合，他都是少言寡语的。许多年前第一次见到他，是陈政欣和叶蕾夫妇领我去他的作坊。我记得门前有一棵大树，宋子衡蹲在里面专注地糊着些纸片；午后斜斜的阳光照进来，他背向阳光，人在光影里。他的身旁有一幢纸扎的洋房，门窗、阳台、栏杆，样样不缺，兼之还有小桥流水呢。屋里家俱齐全，堂皇而精致。这在我看来，已经是功德圆满了。但宋子衡却说，仍需修饰。于是我站在那里很用心地看，觉得他的这门手艺就跟他所写的小说一样，有种娴熟而伤感的深情气息。

他早年的作品《血源》，是我印象最深刻也是最喜欢的一篇小说。里面有关死亡的描写，在他的文学语言的阐述下，竟升华成一种深情。《血源》所叙述的当然是一个血脉的故事：留在中国乡下的母亲因承受不了命运的播弄和生活的煎熬，拖着瞎眼孙女一起投江自尽。这瞎女孩是叙述者的姐姐。他从未见过姐姐，更不清楚她长得是什么模样。有关姐姐的事，都是经过别人的口转述的。然而自此以后，这起不幸的事件就像化成了一缕魂，一直纠缠着他。这看起来和他根本扯不上关系的事件，为什么会让他这般牵肠挂肚呢？不就是因为那一点点的血脉吗？这就是《血源》的主题。

死亡牵扯着血脉，于是就化成了一缕久久不散的魂，游离于原乡汕头与南洋之间，天涯咫尺。这样的一篇小说，我总觉得是宋子衡对死亡的一种深情的理解。同时也因为他的工作是为故去的人造房子——他的纸扎糊得十分精工，就像他

的小说，始终讲究题材的深刻和文字的考究。

北陲的山峦灵秀，山脚下更聚灵气，所以文人辈出，文风鼎盛。初见宋子衡，我其实很想告诉他：“我在你的笔下看到了我母亲所说的；你描写的是人生意味，我母亲说的是生活场景。”但不知为什么，我就只是简短地对他说：“你的小说我几乎都读了。”他听了连说：“见笑，见笑。”

宋子衡走了，走得真潇洒。他大半生都为亡者造房子，就不知道这回他的房子是谁给他造的？

28-02-2012 刊登于南洋商报《商余》版

马华文学电子图书馆全体同仁哀悼小说家宋子衡前辈离世

马华文学电子图书馆全体同仁怀着悲痛的心情，深切悼念马华文坛杰出小说家宋子衡前辈。就在 2012 年 1 月 28 日大年初六早晨，一颗满怀对文学热忱的心灵停止了跳动，永远的离开了。

宋子衡的学历虽止步于小学五年级，然而，他却从不放弃写作，他曾经说过：“倘若三字辈写的小说能流传在八字辈之间，这不但是传奇，也可说是一种奇迹……”。他正是凭着这样一股对文学的热爱，努力自学，为马华文坛留下一篇篇撼动人心的作品。宋子衡的离世，将是马华文坛的一大损失，然而他的精神及作品却将会继续流传，不断地被读者阅读与再创造。

为悼念宋子衡前辈的离去，本馆特别推荐他生前三部小说集《宋子衡短篇》、《冷场》及《裸魂》，希望读者读后能发表短评。

01-02-2012 刊登于马华文学电子图书馆的网站

现代华文文学组悼马华小说家宋子衡先生

“我所以选择了小说创作，因为我喜欢了所谓‘人’的荒谬行为，他们在各种不同遭遇中的各种反应，不管这些反应是理智的或愚蠢的，都说明着人正本能地在挣扎着活下去；尽管活下去并不一定是一种幸福，或须面对着悲剧，但一个生命之所以莅临，或许就是为了承继着悲剧延伸，在一场场的奋斗和抗御中，生命的既定意旨就是走向必然的死亡；而这个历程，已表明着人并不是只为了活着而来。”

——《冷场·序》——

马华小说家宋子衡先生于2012年1月28日正月初六早晨离世，震惊马华文坛。宋子衡原名黄光佑，1939年出生于大山脚，生前曾出版了三本小说集，分别是《宋子衡短篇》（1972）、《冷场》（1991）以及《裸魂》（1997）。

本院现代文学组几位成员于2011年5月24日曾走访槟州探访当地作家，其中一站是到大山脚探访棕榈社作家，地点是作家陈政欣、叶蕾夫妇府上，当时宋子衡仍骑着摩托车前来，气色红润，一众文友言谈甚欢。回想宋子衡先生不久前仍侃侃而谈的容貌，对后辈毫无架子的敦厚性格，赠送书籍给与会者的大方胸襟，一心盼望马华文学这条溪水可以常流的热忱，这一切围绕着他的光辉，都将永存人们心中。

或许因为自己没有很高的学历，宋子衡自诩本身出生低微，因此他喜欢在小说里塑造卑微的角色试图为他们寻求尊严的庇佑，往往这样的人物却只能依循时代、社会、历史的逐流步向式微。他在小说集《冷场》自序中提到：“写小说这回事，已是我这一生中能向自己唯一的要求了；但这意图仍不能诠释了一些什么，只能发着一个仍旧遵循着社会秩序进行的悲悯角色的叹息而已；或者，惟有这个苦役，才能更明确地看清自己，和更彻底的去面对。”然而，正是他笔下这样一个又一个的底层角色，更在读者心中留下一个又一个的烙印，为马华文坛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的形象。他用努力不懈的书写，挥洒了一地的光辉，在马华文坛的草原注下永恒的璀璨。

宋子衡在忙碌的正业之余，从不放弃写作，他曾经说过：“倘若三字辈写的小说能流传在八字辈之间，这不但是传奇，也可说是一种奇迹……”。他正是凭着这样一股对文学的热爱，努力自学，为马华文坛留下一篇篇撼动人心的作品。宋子衡的离世，将是马华文坛的一大损失，然而他的精神及作品却将会继续流传，不断地被读者阅读与再创造。

他已出版或未来将出版的作品，都将是这位热爱文学努力不懈的耕耘者留给马华文坛永远的文学遗产。

小说家走了

——悼宋子衡前辈（1939-2012）

陈伟哲

小说家说好 这次
真的要永远地睡去
去梦见明天附属的明天了

你喜好的拐杖 傍着床头
攀卷成蔓藤
还结了月光的香

打自你离去
未完的小说，或者虚构性的遗嘱
就踏上永恒时光
追逐你向往的漂木 一去不复返

如果年初六的爆竹会想念
你遗作种种的句子，有些记忆
瞬间响亮发光 唤醒我曾读你的
过去的时间，你身上现在系满了分秒

这次选择远走高飞
日后的托梦 将会是他想完成的
第二人生的新小说

06-02-2012 刊登于南洋商报《南洋文艺》版

从短篇〈搁浅〉窥探宋子衡小说的悲剧倾向

冰谷

宋子衡谢绝一切浪漫的爱情，在他的小说里没有一个完美的家庭婚姻。或者男女缠绵悱恻经过波折后重归的破镜重圆。又或者患上绝症至死不渝的伤情。甚至，父母兄弟之间完整的亲情关系也绝少出现。读者如果想通过宋子衡的小说去解读美满的人生，对不起，翻遍了他的《宋子衡短篇》、《冷场》、《裸魂》和即将出版的《表嫂的眼神》，我们都无法从中找到线索。

可以说，宋子衡的文字不是故事的铺陈，他用小说去演绎人生、剖析人生、建构人生、解读人生。无论从任何角度、用甚么形式去演绎、去剖析、去建构、去解读，出现在宋子衡笔下的人生从来没有过一条顺路。所以，宋子衡小说的主题可以归纳为一个，那就是“悲剧倾向的人生”。

我们谈论一个人的文风，有一句俗套语：“文如其人”。如果从这个出发点推理，把宋子衡譬为一个悲观主义者，那你就搭错线了。我虽不敢称说是宋子衡的知己，但从六〇年代即开始交往，转瞬四十余年了。我认识、了解中的宋子衡，其实跟平常人一样过着平常的生活，只不过，他的脑海不时思索人“活着”和“存在”的问题。他不只关照周边发生的人生问题，对世界每天爆发的与人有关的切身存亡也非常关注。

诚然，人性悲剧这个大问题人类本身无能解决，政治家、宗教家、教育家甚至富豪也不能。当然，煮字疗饥手无缚鸡之力的小说家宋子衡更不能。所以，他在已面世的几部小说集序文中不断阐释他的无奈：“就因为被那迷失的人和那被压榨得太久的人性所牵引，我把自己安置于破坏和错误那一面，但是，我仍然不能做出一些甚么，我并不是想挽救，只是企图在那人类所处的虚无状况中捕捉一点人类的本质。/我知道自己并没有发掘到甚么，但这毕竟是一种企图，除了这，我也不知道该去表现一些甚么，因为在死亡、性欲、爱情和暴力的种种命运际遇中，我所看到的每个人的形象都是悲惨的，不完整的。”这是《宋子衡短篇》序文最后两段对人生探索的自白。

一路走来，宋子衡的小说创作都以人的悲剧命运为主线，揭露和彰显人在各种环境下拼搏的遭遇，每每处于各种不安的状态，生命被阻力腐蚀或摧残。宋子衡在一九八七年《冷场》序文首页重复了他的人生观擦：“我所以选择了小说创作，因为我喜欢了‘人’的荒谬行为……尽管活下去并不一定是一种幸福，或须面对着悲剧。但一个生命之所以莅临，或许就是为了承继这悲剧延伸……。”

在探讨人生与人性这课题中，宋子衡表现得很无奈，或者说他在茫然里找不

到一个泊岸的港湾，于是置疑人的存在意义。所以在《裸魂》（1996，山麓文丛）序里，他把问题阐述得更剔透：“……面对着人类的种种困境，我也阐释不了甚么了；我只惊觉人蕴含了太多的悲剧成份，在文明高度进化的背后，人类俨然失去了存在意义，什至于对自己的存在混淆不清；被从原有的位置中抽离、解体，仿若只是那么一具具的零件组合而已。”接着，他把人生的悲剧概念以大盗莫达清伏法的一句话“这世界不要我”作为引言，写道：“在人性的本质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基本意念，那就是求生；表面上看来的是，人都在求生，都在努力着去营造一个充实而又有内容的人生，实际上都在沿着这个可怖的求生规则，一步步的正在把自己推向死亡。”

我想排在《裸魂》首篇的小说〈搁浅〉，最能表达宋子衡小说的悲剧倾向。

〈搁浅〉是描述七〇年代中期越南华裔遭政府迫害逃难求生的故事，是一篇深具时代意义与历史背景的写实作品。故事中五十个难民乘坐一艘舢舨逃难，原本大家都带着一线希望的，但舢舨航行不久却被一阵大风波打到边岸，搁浅了。他们发现了不远处有一艘船，以为获救了，定眼看清楚原来船也搁浅在那儿，人影都没有了。这是一个绝望的暗喻，宋子衡为他的小说堆下了伏线。

舢舨在荒凉偏僻的珊瑚礁搁浅，等过往的船打救是唯一的希望。但一个月瞬间过去了，一点讯息也没有，干粮和食水逐渐短缺，人心慌慌，最先因生病丢命的是婶婶。绝粮之后，他们靠撬牡蛎和捕海鸥充饥，又因断了火种，被迫生吃牡蛎和海鸥，于是小孩又吐又泻，“只有眼巴巴地看着孩子翻了白眼；看着一个个天真无知的小生命就这样挣扎着离开了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

宋子衡为〈搁浅〉营造了颇具顺序的多层面死亡悲剧，除了孩子生吃牡蛎吐泻，还有丧失孩子而跳海自杀，游水去搁浅的船而葬身海浪，但更多人是活活饿死。最后垂危的惠花和阿权，当他们在顽强挣扎时，我们以为宋子衡会心生怜悯，安排一艘船经过，让他们经历重重困难后获救。可是没有，宋子衡没有给任何逃难者生存的机会，他借惠花的心里推想写道：“现在，我望着阿权，阿权也不断地望着我，我知道他心里正想着的是什，像我一样吧！我看着他时心里总是这样问着：下一个是谁？”

从这点我们很清楚宋子衡给舢舨五十个难民相同的悲剧结局。若从人道立场理论，你会认为他很“残忍”。若了解宋子衡一路来对小说创作所坚持的理念或路线，也就不感到意外了。在非洲的苏丹，内战不断、血腥杀戮，一个黑人孩子在炙日下赤足走十七里路只分到一块面包，宋子衡在〈序裸魂〉写道：“要在哪一个时候，才能消除这困顿悲剧的局面？而人类显然很兴奋的沉溺在那种研制与销毁的极端矛盾中，就是不肯在起码能够生存下去这方面多用点心。”

从以上种种窥视，宋子衡小说所产生的悲剧倾向，完全是对人类的“怪诞行为”的强烈抗议流露。我想，这或许是一个文人/小说家对社会和人生所能提出的唯一控诉吧！

06-05-12刊登于星洲日报《文艺春秋》版

两个身份，一个小说家

——悼宋子衡

杜忠全

这几年来，每回拿起话筒拨电给宋子衡，我总在心里反复斟酌：到底该怎么称呼他？他的同辈文友都管他叫光佑，菊凡温祥英政欣叶蕾沙河等人都如此，但他是前辈作家，直呼其名我心里很有疙瘩。他姓黄，但向以宋子衡之名行走文坛，我该叫他黄生或宋生？近几年我跟他的接触都在文友聚会，拨电联系也都与写作有关，对我来说，他是宋子衡，“黄光佑”只是作者简介上的平面文字，跟生活接触无疑是脱节的，如叫他宋生，可他又不姓宋，这可真叫人犯愁……电话拨通了，如是他太太接听，我便说要找“光佑”；若来接的是他本人，熟悉的低沉嗓音从另一端“hallo”了过来，我的思绪便嘎然中断，无可疑虑地便冲口而出：“宋子衡吗？是我啦……”

关于宋子衡或黄光佑，跟他交往数十年的老友，应该有更多回忆，忝为后辈，我只说一桩事。最后一次见到宋子衡，是今年的大年初二。约好到大山脚一聚，我们还未上槟城大桥，宋子衡便拨通沙河的手机，他在家等急了。车到他家路口，我无意间瞥见路口的房子拆了留下一地废材，以及废墟对面的树下咖啡摊，几年前的画面一时涌现。

“那不是你原来的店吗？”他一拉开门坐上车，贺年的话应景一说后，我转过头便问说。

“是啊，业主拆了要改建……”他说。

这简短对话很快就打住了，但我想到的，其实是几年前我们的访谈和闲聊，以及他放下工作，连同带路找来的温祥英一起坐到咖啡摊消磨的午后，尤其我应要求说要帮他拍下纸扎作业的身影，但他断然婉拒的表情……

关于后者，我想他心里一直很在意——对这当面拒绝心怀歉意？后来有次文友聚会，他才找到机会单独跟我解释何以当时不让拍，最后这么说：“我想，我的这身份在马华文坛应该是最卑微的！”他说话的语气一贯地平淡，听来却异常沉痛。

“啊，哪会，这……”他话音落处，我一阵心酸，也一时语塞，不知如何接下去。

我想，纸扎师傅黄光佑和小说家宋子衡的身份在同一人身上重叠，对他来说，

这似乎一直很矛盾。在纸扎这一行，黄光佑无疑找到了糊口的活计，也滋养了他的小说家身份。但是，身为小说家的宋子衡，似乎有意识地抗拒这另一身份。黄光佑无疑曾在纸扎这一行找到光荣的——这该让熟悉他的老朋友来说，但在不足以糊口的马华小说写作里，他才找到一份安身立命的自信，也才是他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

这些年来，宋子衡那一回的谈话一直萦绕在我脑际，久久都不曾抹去。这些年来我一直没对他道出的话是：大马做纸扎的手艺师不在少数，但同时执笔写小说的，迄今只得一个宋子衡了。不说纸扎这一民间手艺属实实在在的文化遗产人——他因此无需妄自菲薄，只说以纸扎际遇与见闻入小说的优势，实在是无人能出其右的。可惜的是，一直到走完人生的道路，宋子衡都不曾碰触这一题材，这，我想不光是我，还有其他文友也觉得遗憾的吧？

06-05-2012刊登于星洲日报《文艺春秋》版

故事才开始

——遥寄宋子衡

李宗舜

走进荡然多雾的七月
二00八年招手迎来细雨
风涌云动了四载
在不久前，探望的季节
越过春宵的长堤
来到聚会清谈的山脚
番樱桃树下老朽藤椅旁
摩托车引擎喷着热气逍遥
一片喧哗

他语对苍天的倾诉
以后不要流离，太远了
隔着三十年风雨相见
两年后在翠绿番樱桃树下
硕大的身影，欲语即止
靠背藤椅的清风向晚
故事的情节把梦境推得
很远，又回头来观望
再数筭过去的节拍时辰
盛开果实，多处投射点点星光
棕榈树叶纷纷落地
从青春黑白照影
全程换装，彩绘蝶浪
一跃冲击云层
却是故人星散
他编织许多新梦
来不及撰写大纲长篇

情节正走投无路
一翻身，就在小说中亮眼
大山没有落脚，眷念
故事在青山的雾台蔓延
翻转到另一处寻根

注：四年前在菊凡家番樱桃树下，坐在靠背藤椅，等待宋子衡骑摩托车绕过弯处前来与文友相聚，三十年后再相见，甚多感慨。而今小说家驾鹤西去，唯有以诗的苦涩遥寄思念。

06-05-2012刊登于星洲日报《文艺春秋》版



困在命运图圈中的生命

菊凡

过去我曾经和他谈笑说，到底谁会为谁写追悼文字？他说肯定是我为他先写。我说我的文字没有你的好，幸运的话应该让你写。他说：反正人都不在了，写不写也没关系啦！我们说后哈哈大笑，没当一回事。（宋子衡原名叫黄良能，自取名字叫光佑，**1939-9-21**生，**2012-1-28**歿）

他和我的友谊终于到了尽头，从1958到2012年是54个年头。我一生有好多朋友，也有交往超过60年的，甚至童年时住在一个村里的，现在还健在的都有，不同的是这些朋友和我的交往，断断续续，有些因工作关系，中间隔离了很长的时间没见面；有些是迁徙到外坡，甚至移民到国外很少回来。就算现在有缘见了面也没打招呼，只有宋子衡和我是54年来很少分开，可说是难兄难弟的那种情况，曾经夜晚溜街，假日看戏，从不吵嘴，从没怨恨。有的是互相鼓励，互相扶持。

1963年我师训毕业，被派到柔佛南端边佳兰乡镇执教，和他开始以书信交往，无所不谈，发觉他文笔越来越好，常把发表的文章剪寄给我读，叫我回信给些意见，当时发现他的文章有点晦涩，不容易明白他要表达的意义，我只好坦白对他说：我无法给你什么意见，因为我真的读不懂你要表达什么。在写作上，他已经超越我很远了。那时他的作品运用了很多象征、比拟、意象来加强内容的深度与想像空间。没记错的话，他首篇作品《黑街》就是使用这新颖的手法创作的。那是1964年，我还以读冰心、朱自清、巴金、老舍等作家作品为荣，宋子衡已经开始受台湾现代作家的影响，开始以意识流手法创作小说，在海天同仁文艺刊上发表。他写作智慧高，吸收力强，能够读过不忘，见过记得，这点是天生的特质。他十二三岁开始学做纸扎的手艺，制作拜祭神鬼的祭品。实际上他是绝对反迷信的，可是他却提供迷信的人最好的祭拜品，包括纸扎的阴间高楼大厦，汽车摩哆，男女服饰，家庭用具，现在如果他还在话，所制作的应该是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

吧？其实他虽为自己不相信的鬼神花尽心机，那些高楼大厦的结构，有道路、街灯、三轮车、家仆、汽车、园艺等的设计，把古代民生的画面模拟得有形有款，令人赞叹。我问他为什么不是现代的呢？他说：也许阴间的时间是停滞的，因为没有太阳和月亮。他的手艺表现了他对民俗艺术的认真，那纸扎品已经不是迷信的祭品，而是艺术的创作。我常打趣说他是阴间一流的建筑工程师，但可惜是精心制作，都会在亡者殡葬前的午夜，一把火烧得精光。清明时节，凡是朋友来买纸衣纸鞋等，他都会说：“不用买啦，‘莫影莫迹’（不可信）的啦，把钱省下来请朋友喝茶吧。”虽然如此，但是他还是受人之托，为死人制造阔荧幕电视，名牌汽车，大型摩哆……他常一边黏黏贴贴，一边对观赏他创作的朋友说：人家傻我也跟着傻，多无奈你说。这种矛盾的心情苦苦牵制着他。他心理上觉得自己的人生总是被放在错误的位置上，却苦于无法纠正。当然他也挣扎过，想勇于跳出矛盾的圈子，为自己找个对的位置。但是除了做纸扎，他没有别的技能，因此他无法跃出命运的囹圄，不认命又怎样？只能怪命运太弄人。所以他很少跟人提起自己的工作，他把这些叫他懊恼的感受，化为一篇小说中各色各样被命运愚弄的男女主角，叫人读了感受深沉，对人生的无助充满同情，对生命的可悲，满怀哀痛！

对他来说，每天的报章新闻都有好题材，他的作品中，《玻璃》、《搁浅》、《神鸡》、《进入撒哈拉》、《加冷河，那醉人的月色》、《归向》等等，都是读了新闻有所感动而构思成感人的小说。这是他触觉灵敏，感受力强，加上他丰富的想像，思路敏捷，才能写出自然有序的小说来。

他的小说人物一举一动，心理思绪写得非常细腻，初阶段受台湾存在主义影响，实验了一系列意识流的写作技巧，后来读了白先勇的《台北人》，黄春明的《孩子的玩偶》，他们的写作技巧，叙述方式和语言文字的运用影响他很深。他不停地磨练文字运用功力（这点他非常注重），尤其后期，还大胆试验应用一些不跟规范的比较有张力的独创词句，也许读者会觉拗口，但他坚持不准副刊编辑修改，年轻编辑可能会觉得他倚老卖老，可是他这么做又何错之有呢？

他的生活简朴，从不羡慕荣华富贵；他做人踏实，从不虚假讲无谓的话语；他一生对事对人都问心无愧，但他胆子小，怕事；对没把握的事物，绝不敢冒险去做。（写小说却不同）对他本身的幸福也同样，很想挣扎，可绝不敢付诸行动，所以豁不出去，使他感到很无奈。这种心理和精神上的煎熬与压抑，都是因为传统文化道德观笼罩着他，为了坚持自己的基本原则，让他掉落在矛盾囹圄中，也让他发掘了写小说的题材，把潜意识里的愤恼、怨恨、七情六欲付诸于小说人物不同的个性，不同的命运，不同的际遇，结果都是毫无自主的下场，因此你可以从他小说人物中感受到人类处境的可悲，无助，甚至宁愿毁灭自己。

我曾开玩笑地对他说，你对自己的心理和精神负荷也太重了吧，背都驼了。他惯以潮州话说：“卸不下，甘苦啊！”是的，人生本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很多事情本来应该做，却不敢做，也不该去做，多无奈啊！

他停做纸扎（1996）后的几年里，学会了应用电脑，年近70还能新作源源而出，实属难得。《人约黄昏后》应是去年三、四月间完成的作品，也是他最后一篇。还有一篇拟了题目《最后的碉堡》还未成文，他就放下了，诚属可惜！

过去曾有一段较长的时期，我们都没有创作的心境，那时常在他屋旁的咖啡档口喝咖啡，闲聊、叹气，探讨本身写作的心态，都是由于没有强烈想当作家的欲念，才会断断续续，不够积极。但后来他从黄万华着的《新马百年小说史》发觉自己被放在马华文学那么重要的位置上，令他信心十足。那种受到肯定的感觉，

令他鼓舞，决定整装重新出发，写不出作品的那种痛苦，完全消失了，反过来劝我努力，时间不多了，能写十篇就十篇，能写一篇也别放弃。而我们谈论的是要不要坚持写下去？结论是：不写作，我们还能做什么？结果最后四、五年宋子衡继续努力，我比较消极，什么都没写，他却写了十几篇，集成第四本小说《表嫂的眼神》，交由燧人氏出版，将在不久面世。

宋子衡走了，我变成孤独的老人，有点落寞。不敢再去那咖啡档喝咖啡，我怕面对四周空荡荡的那种孤寂感，也不愿有子衡总坐在我身边的悲凉幻觉，这种画面令我心情很沉重，滋味真不好受啊！

06-05-2012刊登于星洲日报《文艺春秋》版



仰视一座肃穆

——悼宋子衡

苏清强

那一晚，冰谷、乃健和我三个人犹如走进时光隧道，却发现当年单纯的羊肠小道现在变得繁复难认了，小心翼翼还是会拐进生疏的歧途。生命的前进不该有惶恐的迷失，何况是赴你这个没有约定的约。而我们真的能这么肯定吗？在面对生命永恒告别的路途上，时间片刻都很紧要。遂找到了一个油站打听趋向。我们被告知在这个先进的时代里，还是进入大道一路舒坦来得安心、有保障。当老爷车拐入甲抛巴底的大道后，内心的确踏实多了。可抵达大山脚之前，还是要让陈政欣和叶蕾两人牵挂和询问联络了多回。那晚的路，长长漫漫，不是感觉上的，而是实质上的。想到你走过的这条人生长途，该也是如此吧？

只是，我们都说，你走得何其突然，仿佛急不及待地追随不久前才羽化登仙而去的忧草似的。冰谷说，年初二还跟你通了电话，知道你新年前虽住了几天医院，却已无恙出了院，不碍事的。菊凡也在之前的电话中高兴告诉我，你已答应他当任某公会举办的文学创作比赛评审，完全没有舍报回归道山的迹象，可你却在年初五的睡眠中静悄悄地走了。或许，你并无意遮掩什么，只是以一向的真诚无言地诠释着生命的无常。你早把这人生的苦空无奈镌刻在你的文字史册里，等待知音的参悟。

终于到了你那朴实的家——陪你熬过一生却是人间暂时的家。我们在你的灵堂前点了香至诚地祷祝你一路走好，去你想去该去的地方。我们见到你躺在棺槨里安详肃穆的遗容，像你平时一样地静定，一样地与世无争。往往，你纵使跟大伙儿在一起，也鲜少抢在别人的前面滔滔地发言，总是恬然自得、非到必要时绝不开口。我们仔细地端详着你，你这一回是真的全然绝然地不开口了。你那张慈和的脸是那么地贴近我们，跟我们那么地熟悉，可我在刹那间，看到的却仿佛是一座肃穆的雕像，高高地屹立在时代的眼前，向我们展示生命的某种意涵。我静静的仰视，知道你的肃穆就像你留下的文字一样，要怎样解开它的密码，草率的存活以及肤浅的阅读是我们难以解读的。

沉静似乎成了你的标志。跟大伙儿在一起，你以沉静展示你的真诚和谦卑。我曾想，这会否是你习惯了一个人做纸扎所形成的职业病！阅读你的小说创作，常常因为你对人性的细腻、深刻和透彻的描写而震撼、感动！你没有否定人生，而你也无法否定生命的悲剧和无奈。你对人、对事、对物的深微观察成就了你的

深刻。你因而自我超脱，不必也不会因人的喧闹而喧闹。你常在静静中融入人事的内里，以心灵的慧眼探测表层之外的真实。你的恬淡是因为不迷糊，你的寡言是因为不肤浅。你走在三教九流的人海里，肃穆而冷静，在艰辛的文学道路上承受“冷场”（注），不担忧寂寞。

啊，是你的执着和坚持，雕塑了你深厚的风采，衬托起你的庄严和肃穆。你的精神遗留在文学的苗种里，永远不灭！你且安息吧！

注：《冷场》是宋子衡的小说集。

06-05-2012刊登于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不是悼文，是身后事

温祥英

最后见到宋子衡，是去年从香港回来后。陈政欣要还几本书给我，于是约了菊凡，还有沙河及杜忠全，一起到我的十八层。那是双十节前两天，陈政欣携来他的 i-Pad，我也有一架，各人好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围拢着。从政欣面子书的墙上看到那天的照片，才省起宋子衡也在，坐在政欣旁，在张望。宋子衡的人就是这样的，总是把自身搁在背景中，同时又默默寡言，使人忘了他的存在。当时他的人还好好的，没病没痛。吃午饭时，我还特意提起他喜好的鸡。他有点不满的说：没有白斩鸡。来珀斯前，原定与杜忠全要到大山脚一行的，只是菊凡要去或是已去了星加坡，所以错过再见宋子衡一次的机会。龙年一过，就看到叶啸面子书传来宋子衡往生的消息。

现在元宵已过了，昨晚冰谷才捎来问号，感慨万千：“宋子衡走了……近来常写这类文字，从王葛，忧草到宋子衡，都是文坛的伤心事。”俊麟的回应是：“这是人生的无可奈何。”我的则是：“到了我们这种年龄，只有活一天算一天了。”似乎非常豁达，非常潇洒。

倒在床上后，却久久不能成眠，思索宋子衡的，自我的，甚至马华写作者的身后事。想到黄戈二，马华现代主义的先行者之一，死了都没有人知道，直至一年多以后，才有冰谷及我的纪念文。那一年，三个以“川”字为笔名的作者先后去世，到现在只有游川，因动地吟，还被人怀念着。可能因为这个活动把诗带到街头，游川的诗仍被传颂。若动地吟的参与者疲倦了，不再办了，还会有人读他的诗吗？我不清楚，我偶然才看诗，也读得不详尽。方先生，因作协的筹款，死后出了全集：我虔诚地希望，它不会像老马越大越好的大白象——如百科全书，摆在大厅中充场面；又如百科全书那样，不久后因霸占空间，不是送了给人，就是卖给收废纸商。不是一位作家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杰作：这是不可能的。全集对普通读者没有意思，因价钱太贵，甚至连动都不敢动。至于大学研究院，那得视作家是否对文坛具有影响，而不是靠人情建造起来的。

这就是身后事。讽刺的，这对宋子衡已不重要了：他已不闻不问，就是介意，也无能为力了。唯有希望幸存者能好好利用有生之年，把自己花了整生经营的艺术搞好。奇怪的是，别行手作，一回生，两回熟，而熟能生巧；但写作却偏偏相反，并不是写作年资越多越能写得好，就是写小说也没有不同。并不是说，我七老八老，又写了五十多年，要写篇小说，可以随手可获。每一篇新作，都是新的

经历，都得重头来过。有时心力交瘁，就把作品写坏了，如《华伯返唐山》。这是平常又平常的事。

另方面，到了这种年纪，人们喜说，几十年前的芝麻绿豆，能记得一清二楚；眼前的大事呢，过眼即忘。所以哪儿会有什么新鲜事呢。最近我写了五篇短篇，其中《出口》即是《羽毛球拍》的重写。除了《绑架》和《竹》，那三（两）篇都是我的童年旧事，写了又写。

据说，伟大小说家，Barry Hannah，曾说某学生的小说“不很有趣味”，那学生挑战他。Barry 瞪视他长久一阵子，然后才说：“尝试把你自己变得更有趣。”写作者最大的盲点是以为写了一篇既获好评又深获读者喜爱的作品，就可以如法炮制地不断写着相同的小说。读者会感无趣，最终会把他抛弃。写作者在写作生涯中，必须成长，必须改变，就是为了改变而改变，就是因改变而引致失败、引致死路，这也是健康的，也是有活力的。

当然，写作者纵然这样做了，未必担保死后，他的作品仍被人阅读。写作者各人天赋不同，表现不同，成功与否也就不同。再者，读者口味会改变：琼瑶，亦舒，甚至哈里波特的尸骸都已散落在坟场上。写作者最少觉得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读者。

这些，对宋子衡是白说的了。唯一的希望是他在天之灵，能指示某位伯乐为他的小说导读，把里面的来龙去脉，一一的呈现在读者面前，让他们能自己去欣赏，让更多人加入读者群。

这是我对老朋友的唯一期望。只要他的作品被人读着，他就存活下去。

06-05-2012刊登于星洲日报《文艺春秋》版

裸魂里的宋子衡

叶蕾

去年某月，张永修陪同来自台湾的史书美博士到大山脚来，此趟除了要见小说家宋子衡外，也想获知棕榈出版社成立的过程。当年星洲日报文艺版编辑黄俊麟曾策划，特约棕榈成员冰谷，菊凡，苏清强和温祥英，四人就棕榈社筹备过程凭借记忆化成文字，刊登在2007年7月15日的文艺春秋版；可是事隔多年后参与此事的文友忘了剪报塞在那个抽屉里。

宋子衡接到张永修电话不久，就骑着他的摩多来了，虽然也是棕榈社成员的他没有写下半篇追忆，但他却保存了那份剪报资料。复印一份给史书美博士，也把他的“裸魂”送给了她。他们走后，宋子衡把那份记载棕榈社资料的报纸递给了我，说是交给我保存，他说：

“剪报我不带回，你收着好了，我也收不了多久。”当时也没去意味他的话，在这个年头，谁的身体上没有一点毛病？糖尿，胆固醇过高，心脏，无数开始步入老年的文友都在靠药物的保养来延长生命。宋子衡也难逃糖尿和心脏病的困扰，不过看他健健康康的，每次有国内或外国文友来到大山脚，不管邀约集合的地点在我家或是菊凡处，他都愉悦的骑着那辆摩多按时出现在门口。就如年初二和文友在我家欢聚，年初四到菊凡家与文风社文友畅谈，当时菊凡准备了多份食物，坐在我身旁的宋子衡还频频劝我尝食菊凡太太特制的美味蒸鱼米粉。看他吃得津津有味，谁会料到，年初六早上接到的，竟是他和我们永别的噩耗呢？

记忆中，宋子衡从来没有大笑过，他的沉默寡言，是每个熟悉他的文友都知道的，即使在场者讲的是多么动听的笑话，许多人都笑得前仰后倒，他也只是嘴角一动，最多只是哼哼哼而已。

早期多次到宋子衡的纸扎店，看他把一支支的竹片搭建起来的冥房子，不管是五尺或七尺高，都靠手工一折一剪一粘做成的。有次他看到太太给店里安奉的神明烧香，嘴里喃喃自语。他问太太：“你跟天公说什么？”他太太回答祈求天公保佑他接到很多工作，赚多多钱。宋子衡对他太太说：“那不是要祈求很多人快快死？要我粘搭冥房工作不断，不是要做死我？”真是矛盾，的确，靠死人吃饭的宋子衡曾经感叹过，由于冥房子是由浆糊把七色花纸胶粘而成，浆糊的香味，又怕引来老鼠和蟑螂这里咬一口那里扯一洞的破坏，因此不能在未接到订货前先粘几栋冥楼存货。没有人死，几天没人买冥房，没有收入，困苦可想而知。

这种冥房子也像人间的房子一样，有四个门牌号码。数不清多少次，宋子衡

随着租来的罗里把冥房子载送到丧宅时，常有丧府亲属趋前来看，宋子衡知道我有时期替三日刊报章写稿，偶而也为它的读者走访神庙索取幸运号码时，有次他问我，拿过的神字准不准，开不开？然后他笑着说：“像我给死人粘搭的房子，几十年来写上的门牌号码，据我所知，不管在万能或是大马彩，从来都没有开过！”

很多熟悉他的文友都知道宋子衡写的字苍劲有力，他的文章，除了被公认为“对人性，道德，善恶问题表现最敏感，也探讨得最多的一位小说家”，（注一）他工整的字体，也是编者乐于审读的。宋子衡每次腾稿，务求完美，希望整篇稿没有错字，错了就撕掉重抄，往往一篇七八千字的小说，抄得近乎半个月才完成。当电脑开始通行，人们改用电脑打字，小说家还是握着笔书写。有一次，他接到退稿，理由是要电脑打字才录用。为此，菊凡送他一架旧电脑，指导他操作。宋子衡七十高龄才来学电脑，不但打得快，电脑上工整的字，错字时只要随按键随改，每次和他见面，他都是满口赞扬电脑的好处。也因为不需要浪费时间在重抄腾稿上，他创作得更勤，他去世后，电脑的存档里还留下很多未发表的新作。

去年，悄凌和张景因先生从吉隆坡来槟城访温祥英，后来连同我和陈政欣，菊凡，宋子衡，钟可斯，杜忠全，沙河及海枫夫妇在阅书报社吃西餐。菊凡替宋子衡点了牛扒，声明牛肉要三分熟，却忽略了整口几乎没牙的宋子衡，结果三分熟的牛肉让他嚼得好辛苦，吃到一半，他放弃。后来我问他，既然牙全掉光，何不装上义齿，吃东西方便，有了牙，人也显得好看。宋子衡这时告诉我，他不装义齿，是他对假牙有恐惧感，因为他的大女儿，就是在一个端午节期间，由于吃粽子，把假牙也误吞下去，不幸梗死的事。我才知道，宋子衡情愿凹着嘴，让菊凡戏谑他是无牙伯也不装义齿的原因。

由于纸扎生意靠死人，有人死才有人买冥房子，有个时期宋子衡生活非常贫困，切除胆结石，亲友和大山脚文友给他筹集医药费，尽管纸扎生涯不能带给他物质上的满足，但小说家始终强调：“写小说，是我这一生人对自己的唯一要求。”

1996年，经营印刷生意的陈政欣免费给他出版了他的第三本小说“裸魂”，每本定价十二元，这本书如能卖得好，也能给宋子衡的生活些许帮助。当时如果一个作家能上台给学生做场演讲，过后现场卖书，能收事半功倍。但要原名黄光佑的宋子衡上台是天大的苦差。我除了帮他在某些中学卖了些，也走访他的“吾族之光”，希望他们的子弟响应，也能手握一本阅读，但都没有回音。一家学校的校长，更因他的书名“裸魂”有个裸字而拒绝介绍给学生阅读，理由是怕不明就理的家长会责怪，为何让他们的孩子阅读有关“裸”的书本！尽管宋子衡是我国著名的小说家，而且在这本书的序里他是这么解析：“这本集子用了”裸魂“作书名虽不很贴切，在含义上并没概括了什么，但我还是决意用了。只因它至少悼念着世界上那悲惨的一隅，凭吊着那赤裸裸的，一缕一缕的，失去了生存能力的魂。”

因为“裸魂”的销路不理想，再加上宋子衡不善于推销的管道，面对家里一箱箱的存书，自然有份无奈，有几次他向我吐露，要把“裸魂”送掉，都遭我阻止。当时我想，宋子衡是我国著名的小说家，他虽然只念完小学，但只要细读他的作品，他对人生的观察，对人性的思考和探讨，处处令人震撼。这样好的作品，应该由读者花钱去买来阅读的。而且时代不同了，我国的大专设有文学系，那些学生，对马华杰出的小说家宋子衡应该有所认识。我劝他耐心等待，一方面寻找机会。

在雨川逝世的丧礼上，我碰见了杜忠全，他毕业自台北中文系，又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我相信他能帮助宋子衡。把他的“裸魂”广泛的介绍给学

生。

杜忠全很快就捎来好消息，永乐多斯，潘碧华，黄俊麟，林艾霖，林春美及沙河等都付之行动，一百本，五十本，廿十本的“裸魂”就这样销出去，多位都是讲师的文友都乐意把宋子衡介绍给学生，让他们阅读他的作品。谁说文人相轻？那些买断的书款，就此协助解决了小说家一些生活之需。书是印来让人读的，虽然他口头上不说，但他心中始终感激文友的帮助，把他的小说推介出去，让更多读者读到他想要传达的讯息。也因此，近年无数大专生，都以研究他的文学作品，做为他们的毕业论文。

虽然一生寡言，在马华文坛上，曾获大马文化协会第二和第三届文学奖的宋子衡享却有崇高的荣誉。有几年，在大山脚文友的欢聚会，潘碧华博士不止带给他红酒，有一年是个大红包，去年初二，还带给他一盒名贵营养品，一番心意，都是对宋子衡表示她对小说家的尊敬。

虽然在离世时只出版了三本小说集，但都是掷地有声的作品。落叶终归趋于泥土，他走了，此后那哼哼哼的笑声，只能响在记忆里。

注一：参考中国山东黄万华教授着“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

06-05-2012 刊登于星洲日报《文艺春秋》版

《文艺光华》编后语

5月6日（星期日）是马华小说家宋子衡的百日祭，本期的文艺光华乃特别推出纪念特辑。

多年来人们一直说，槟岛对岸的大山脚是马华文学重镇，这“重”之一字，其中自然少不了宋子衡的份量。2010年11月8日文艺光华推出的“宋子衡特辑”，是小说家生前最后一个特辑，没想到才相隔一年余，就得筹备这纪念特辑了。此次邀约的，几乎都是宋子衡相交有年的文友，陈政欣的“文学的武吉”系列据知几近完成了，大概也没想到会在这情况下写小说家吧？此外，也要感谢朵拉、蔡欣、琦琦和钟可斯等人的稿，让这一极具意义的特辑能如期推出。

附图——

1. 宋子衡最后笔迹之《宋子衡自选集目录定稿》
2. 2010年11月8日文艺光华的“宋子衡特辑”
3. 宋子衡晚年照。

宋子衡多写不多话

蔡欣

怀念宋子衡的悼文见报不久，大山脚菊凡打来了电话，要我把文章剪报寄给他，方便为宋子衡整理纪念辑电子书的收集。谈话间，我们对宋子衡的“一觉不醒成永诀”不禁哀叹惋惜，留下无可弥补的遗憾！

现在遗憾也于事无补，新年前从医院体检回来，菊凡曾提醒宋子衡，体检结果心律不正常可能是心脏阻塞，但宋子衡一句潮州话：“嘛唔哉”就不了了之。我告诉菊凡，去年内子因一次突然晕倒，我们到专科医院验出心律不正常之后，马上再进一步的“Angiography”血管摄影检查，发现心脏血管严重阻塞，也就立刻治疗，在毋须昏迷的情况下就可以进行心血管疏通的手术。三个多小时过后就已大功告成。

菊凡听了我对心脏阻塞治疗的认识，电话那头直叫可惜，假如，他说假如我早点遇到宋子衡把不必动刀不必麻醉的心脏疏通手术告诉他，可能他会去就医，但这一切都太迟了，新年前忙着一些事务，我一直没到大山脚长子家小住，也就没机会遇到宋子衡。

记得我最后一次和他见面，该是去年中，他与菊凡乘我的“仙特拉”把臂同游我老家，宋子衡还在老家咖啡店喝了一杯我亲自为他冲泡的咖啡乌冰。当时，我和菊凡都喝热的，而他却喜欢喝冷的，饮食从不禁忌，话不多说，就是宋子衡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宋子衡的沈默，人人皆知，但写起小说来，却一泻万言，我想，这就是他习惯在小说里娓娓喋喋，而在现实里，始终喜欢把耳朵借给别人，收住自己的口，不出一声的主要原因吧！

其实，宋子衡对人和人性和“那被迷失的人和被压榨得太久的人性”都以小说家的创作技巧，洋洋洒洒写进他的中短篇小说里。

宋子衡另一短篇小说集《冷场》序文中曾说：“写小说这回事，已是这一生中能向自己唯一的要求，…惟有这个苦役，才能更明确地看清自己和更澈底地去面对”，面对文友的聚会，面对一个饭局，面对激辩或冷场枯燥的会议，宋子衡可以静悄悄地坐在那里，平静地聆听，甚至从头到尾都不说一句话。

不多话的习惯，往往教人误解他是个孤僻不善于交际的人；但，他的沈默，

却省却了许多人与人之间“凡是做出来都是“我”以外的事(摘自《宋子衡短篇》自序)的纠缠，也省得面对摇唇鼓舌惹事上身。

这也真是我们应该向宋子衡学习的沈默！

好过许多人一听到某一件事，明知是道听途说，却把听来的加手添脚变本加厉仙女散花，极尽丑化污蔑别人为能事，做出来的都是“我”以外的勾当，说出来的都是情仇嫉恨的延烧，这样不懂收口的人，只有面对宋子衡的沈默，才会收口。

宋子衡离开我们已百日，但他多写而不多话的身影，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作家自己说的：“在一场场奋斗和抗御中，生命的既定意旨是走向必然死亡；而这个历程，已标明着人并不是只为了活着而来”。

宋子衡为写小说而来，留下给马华文坛的短篇小说，也代表着宋子衡的文艺创作风骚的尊严！



武吉行走宋子衡

陈政欣

铁路从马来半岛的西北港口伸延到武吉镇后，就直奔南方。

但在镇郊南端，这铁路又拐了个角，转了个弯，分出条支线，呈 U 字型地，向北方大地奔腾而上。

就在这南两段铁路形成的 U 字杯环里，座落了整个武吉古镇的十几条大街小路和弄巷。

先是一横四竖的五条大街搁置在 U 杯里，再就六条或弯或直，大肠小肠或盲肠式的道路摊铺这五条街道的肋骨间，其间还加上两三条能穿街走巷的约三尺宽甬道（或称一线天），整个武吉古镇的路面格局就如此完整地两条铁路捆绑了。

武吉古镇不大，如果是以散步的步伐来度量，不用个把小时，就能把武吉古镇的边缘周围走完。而这，正是当年宋子衡最常干的：把武吉镇走透踩光。

年少时，宋子衡跟同好者都喜欢在夜晚里，踩踏着在武吉镇上量马路。成长后，就是一轮脚车把武吉古镇辗转透彻；及至买了摩托车，更是把武吉镇夜空里的清凉呼啸成一种心情的舒畅。

1939 年，宋子衡诞生于古镇近郊。2012 年初，宋子衡也从古镇近郊出发，永远地走了。他在这镇上生活了 73 年。这期间，13，14 岁的宋子衡就在武吉古镇的骨骼间流窜游移和滋长，直到他多年后购屋移居镇民郊，宋子衡还是一直都在镇内的脉络骨骼间游走与盼顾。宋子衡一直都是武吉镇上地道的镇民，一生不离不弃，一直在叙述着武吉镇上的传奇和轶事，构筑着马华文学里一篇篇的武吉镇的短篇小说。没有一个作家，能像宋子衡那样地，冷静而又近乎凌酷地解剖和演绎着武吉镇这一方水土的人、人性、性所纠结缠绕出来的生活悲喜剧。如果说武吉镇上有小说，那第一篇能让马华文坛瞩目，并让文学评论家们再三斟酌与品味的小说，就是从宋子衡的笔端下写出。

宋子衡在生之年出版过三本短篇小说集：《宋子衡短篇》、《冷场》、和《裸魂》。这三本小说集共收集了 40 篇小说。2012 年他还会有另一本小说集《表嫂的眼神》出版。《表嫂的眼神》里也收集了 8 篇小说。如今宋子衡已逝，遗留于武吉镇上的文化物质，就是这 48 篇小说了。在他去世前，他还自选自编地编辑了他自己认为最满意的作品集，取名：《宋子衡自选集》，共有 13 篇幅小说。这 13 篇小说都是从 4 本已出版的小说里编选，所以在创作数量上并没有增添。

宋子衡的一生都在武吉镇里行走，所闻所见所思所感，引伸出来的感触与情怀，都尽现在他的作品里。读他的作品，就有如走在武吉镇上的大街小巷里，随

时随地，都会在拐弯转角处，撞见他四处行走的身影。

而所谓的撞见他的身影，不是现时现地的，而是穿越岁月，在 50、60、70 年代的武吉镇街头巷尾，撞见不同时期的他的身影。他行走于不同的时空，以不同的心情与感触，描绘着不同年代的武吉镇民的悲与乐，同时也见证了不同年代期间在武吉镇上的建筑物上的过往云烟，为武吉镇上留下些许的历史佐证。他不写上层，他写的就是每天在他身边的滚滚红尘。

例如：镇民们记忆里的“文园酒家”、“来记茶楼”、“丽光戏院”、“美纶茶室”、“万景园”、“日新中学”的钟楼等等，都在他的小说《五仁金腿》、《虎骨酒》、《蛋》、《蚱蜢》等小说里活灵活现；一些文化的图标（icon）如“戏棚下”、“蓝斜纹唐装”、“庄稼汉”，穿梭于小说的字里行间，述说了武吉镇作为唐山客的移民乡镇所穿透过的风风雨雨的岁月。宋子衡没有太多的血与泪的控诉，只是作为一个文字的写作者，他游走于市井，用冷静的文字来描绘叙述了这一小镇的情与欲、生与死、悲与乐。他能把整个市镇推移到某个距离，他能不用任何模型来塑造角色，他能集群体的性格而刻塑众生的常态。正因如此，他的角色不是任何武吉镇民的投影，却也是武吉镇上最常撞见的人的投影。

宋子衡是走了，是永远地走了，但你若阅读他的几本小说，就会发觉，他一直在武吉镇上行走着，而且是从 50 年代到今天，他都在穿梭地行走着。

而这，或者恰恰就是文字给予宋子衡的永远的魅力吧。

07-05-2012 刊登于光华日报《文艺光华》版

小说魂

——给宋子衡送行

钟可斯

你的沉默像一座山
像虎盘踞在传说中的野店
不小心一脚踩进了纸扎铺的烟云历史
左右是黑白现实的摆弄
那是小说的悲悯人间。

在奈何桥上给你递过一碗孟婆汤
把文字给封棺了。

你不说我不说那难于言说的落寞怅惘始终纠缠着
人世间的迂回
此去是小说的魂魄
一路山光水色尾随着过去的峥嵘岁月
在火光中拼射出猎人的身影
谁在等你开伙，浇酒解愁
钟馗众目睽睽走过来
大鬼小鬼列阵
难得看你张牙咧嘴
沉默始终是击落的鼓声。

也许一辈子就这样凝聚成了烧炭
那难以捆绑的做人厚度。

你的小说是他人妄自菲薄的藏书
不论斤两论曲折
就像阎王殿前的生死簿冥顽不灵或沉冤待雪
谁先去了

谁不寂寞啊！
旧债恩怨从此一笔勾销
是谁还在这里旧情绵绵地等候你来
完成小说未完的残局。

这是猎人午夜梦回最后的一枪
晓雾浓霜是虎的披风
它盘踞在小镇路口
你是未归人。

07-05-2012 刊登于光华日报《文艺光华》



过去了

朵拉

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大山脚。

年轻时候好热闹，几乎每个月都搞个烤肉加海鲜的活动，还自己制作蛋糕饼干点心类等等，就在家中庭院的芒果树下，请大山脚的作家们都来，说得好听是文学交流，事实上更集中的事情，仅仅在于吃喝玩乐加闲聊。

游牧、宋子衡、菊凡、艾文、陈政欣、叶蕾、方昂、陈强华等等，有时候会来几个文风社的年轻文友，聚会更添加了活力和热闹。

大山脚的作家们保留着希腊人的古风，喜好聊天，至于有多少人从聊天中获得灵感则不得知。为了更好的让客人享受美食，我缴学费去居林学烹饪，一个女的老师，教我煮菜和制作糕饼点心。

请客的前两天，就先到巴刹去采购，包括鱼虾肉鸡等等，学习制作沙爹肉串，还做沙爹酱料，又做饼干、面包、蛋糕等等，收在冰箱等待聚会的美好时光来临。年轻单纯实在美好，为讨朋友的欢心，认真下功夫，不在乎花时费神花钱费力，现在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了吧？

聚会往往在午夜 12 点前结束，过后大家回去了，我们就在院子里洗刷杯盘碗碟，整理垃圾，善后工作至少要花半个小时，才能上床睡觉，可是心里很高兴。因为有谈得来的朋友，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和幸福。

两个女儿也很开心，还小的菲尔和鱼简不算懂事，可是来的客人都是她们从小认识，时时在家里走动的熟悉安哥安娣。

其中最常来我们家的客人，就是宋子衡。除了在烤肉会的晚上之外，作家朋友中只有宋子衡风雨不改，每天黄昏都会到我们家来。

菲尔刚上小学，鱼简还在幼儿园读书，但是她们觉得奇怪：“宋子衡安哥家里没有电视吗？”

每天黄昏七点前，宋子衡的摩多车声停在我们家门口，他抵达的时间，常巧遇我们在吃晚饭，唤他一起，他说吃过了。然后就一个人在厅里坐下来，风扇下面，对着家里的电视，看华语新闻。

他看电视没有出声，有时候我们一起看，他也不出声。他不爱说话。偶尔小黑不在家，他来了，看完电视新闻，就回去了。

所以两个女儿怀疑，宋子衡安哥家到底有没有电视？

宋子衡为何每天黄昏到我们家看电视新闻？到今天仍不解这个迷惑，但感觉沉默寡言的他，是一个极其重视友情的人。

少言寡语的人深具幽默感，一次他得文学大奖，请大家吃饭，围一桌人，他一边说“你们是在吃我的脑汁”，惹得大家哈哈笑，无人引以为忤，照样开怀大吃。

那个时候是 1982 年，到 1989 年我们搬离大山脚，从此文人烤肉会的生活成为过去，住在霹雳州 20 年，最难忘的记忆就是这一段大山脚时光，想起来无限惆怅，但却已经成为永远过去；宋子衡，今天也成为过去，都永远地过去了。

07-05-2012 刊登于光华日报《文艺光华》版



您是我学习的榜样

—怀念宋子衡

琦琦

听到宋子衡死讯的那天，我心头一惊，来得突然的坏消息，心里不禁一片怅然若失。

第一次见到宋子衡，是在我第一次参与北马作协的会议上。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不说话。心里头在嘀咕：难道这也是大作家的傲气和冷漠吗？

即使和其他文友在一起，他都是沉默寡言，很少说话。

经过多次接触和了解，才真正感觉到他的亲切和友好，我开始喜欢和他交流，尽管他还是以那惯有的低调作风行事，他不论是讲话或是答话，他的脸色都是冷漠的，从不流露不同的神情。

我敬佩一位只受过小学教育，却有如此深奥的文学造诣，他刻苦自学的默默耕耘半辈子，当年踏入文坛时，仅靠着自己的兴趣和学习的毅力，就能在马华文坛占有一席之地，而在那个时候他又要养家又要写小说，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宋子衡的小说写得深入人心是因为他善于刻划出人性的好坏，用字简洁明朗。我在少女时代，喜爱文学，爱读书刊，就被他的第一本文集《宋子衡短篇》深深吸引，自此成为他的忠诚读者。

后来知道他和我一样读书不多，一样能靠自修写小说，私底下我一直以他作为我摸索求进的榜样，激励自己的毅力不能放弃写作，即使曾经受到各方面阻挠，受到人家的奚落打击，我还是坚持写下去。

多次见面，对他的作风我已习惯成自然，毕竟他有文人那股温和淡定而敦厚之气质，冷漠中衬托出他的高尚风格，他讲话时，语气既慢声调又低，如不凝神细听，有时真会听不清楚。

一年多以前，我们一起受邀共乘蔡欣的车去拜访温祥英，途中蔡欣和菊凡到路边油站洗手间的片刻，车厢里就只剩下我和宋子衡，我尝试逗他说话，可是我讲了一大堆他始终是无动于衷，只有嗯嗯的敷衍我。后来谈到我少女时代就读

过他的小说，也提到他的那本《宋子衡短篇》，我问他：“子衡兄，你书里有一篇题目叫：“强奸”的，为什么那个保守思想的年代你也敢写这样黄色的小说？”他听了顿时呵呵笑也和我说了很多话，他说当年就是有感而发也配合读者的喜好，我第一次看到他说这么多话也看到他的灿烂笑容。

现在，他的沉默或笑容，都随着他陡然逝世烟消云散，但是宋子衡留给我不屈不挠和好学不倦的精神，永远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07-05-2012 刊登于光华日报《文艺光华》版



宋子衡，永不言弃的小说家

蔡欣

龙年初六的早上，一个坏消息，从大山脚文友菊凡的电话传来："宋子衡走了！"

追问下去，知道宋子衡是在初五晚上睡到初六凌晨，一觉不醒，就这样和我们永别了。

这样突如其来的永别，确有一团忧伤堵上心头¹

从今以后，我到大山脚小住，就少了一位茶叙的老友，从今而后，我也再读不到他擅长于刻划人性完美和丑陋的书写。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在"海天社"时期就已认识宋子衡，但后来我北迁百里外的亚罗士打从事新闻工作，生活上的忙碌，疏于见面。

退休后的晚年，因作协檳吉玻联委会重新活动，加上长子家祯住在大山脚，我每次到那里小住几天，习惯找菊凡和宋子衡茶叙，每次和宋子衡出门，他总是穿件无领T恤，短裤，布鞋，有时只拖一双拖鞋便上车，跟着我们天南地北到处跑，有一次，临时改变行程，要过海去找温祥英，或过埠去居林我老家，菊凡还刻意提醒，是否要换件长裤，子衡很自然地回拒道："估哩仔随便穿就可以啦。"

不讲究衣着外表，是宋子衡最真实的一面，不多话而务实，更是宋子衡做人的真诚。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上，主持人要宋子衡发表一点意见，他竟然毫无顾忌的说：谈多做少，还是不谈更好！

我就喜欢这种有话直说的性格，其实，和这样的朋友可以畅所欲言，可以推心置腹，可以放心交往。好过堆着笑脸去应酬去说违心话，那样彼此都会很累，

不谈也罢!

近年，宋子衡患上严重的糖尿病和高血压，但每次见面，他从未与我谈过疾病的话题，这也和有的人不同，唠唠叨叨自己的病情，使在场者感染着病者的悲情和消极，以自己的疾病或残缺去博天下人的同情。

晚年，宋子衡也跟上了潮流，用电脑写作，那是菊凡的鼓励和勤于疏导的成果。而每次造访，他都是伏案打稿，有一次他把中篇小说的退稿(当时他还用手写作)摊开来给我们看，埋怨着现在文艺小说园地少得悲哀，可是，一转身，他又在埋头创作了，而且规定每天一定要写多少字，我真佩服他，即使退稿也不轻易放弃的写作精神和态度!

生命虽然来到了终点，宋子衡虽然走了，但他留下的”宋子衡短篇”(1972年棕榈出版社出版)和”冷场”(1987年蕉风月刊出版)两本短篇小说结集，和其他未结集的中、短篇小说，已给马华文坛的长空，散发出闪亮的星光，另领风骚，尤其是，宋子衡永不言弃的创作精神，会留在我们的心里，而且愈久愈清晰!

向小说家的骨灰敬礼

——写在宋子衡逝世百日纪念

蔡欣

5月6日早上，我和菊凡到你的骨灰灵位，向你鞠躬来了。

面对你，我心里潦乱又沉重。

我要先说声抱歉，因为你出殡那天，我不能来。

我当天陪家人到槟城医院作心脏复珍检查，就这样错过了。

我知道你沉默的个性，绝对不会开口怪我，但因三个多月前，我却能赶去大山脚，出席另一位文友忧草先生的出殡，而且在那儿碰到你和林怀龙结伴而来，你还为我们第一次的碰面而介绍。

而你，还是我晚年经常与菊凡茶叙或游山玩水的知交，我却没能送你最后一程。

你的5月6日逝世百日纪念，我是从杜忠全策编的【马华小说家宋子衡逝世百日纪念特辑】的邀稿，提醒了我。

先到大山脚长子家小住，我邀菊凡星期天茶叙时就已约定，先到大山脚德教会赞化阁骨灰塔向你敬个礼，然后才去早茶。

你百日忌的那天早上八点半之前，我们就到了德教会骨灰塔，那时你家人还没到，也不见其他人，冷冷清清的，第一次来，找不到你的灵位，菊凡只好拨电问你太太，才从层层密密排列的骨灰堆里，找到了你——马华小说家宋子衡一坛骨灰，如今也一样，和其他众多凡夫俗子，高官巨商一样，在这里列队，迎节逢时，等待着亲友或后辈陆续来看你。

以你生前那副硬骨头，以你生前那沉默寡言的性格，以你生前爱写小说的习惯，我和菊凡都希望你学凤飞飞“死后一样还要唱歌给歌迷听”，你也可以继续写小说，以打发你和文友永别后的孤单和寂寞！

我们在你小小一格的骨灰灵前敬礼，从一鞠躬喊到三鞠躬时，我和菊凡的声音真的有点哑了，因为菊凡等下要带我去武拉必新村吃的猪杂粿条，菊凡告诉我也是你最喜欢吃的，朋友，现在我们仨已弱了你一个，只有我们两个，而你永远不能陪我们一齐去吃早餐了。

安息吧，宋子衡，告诉你一声，你的遗作已在南洋文艺连载见报，那篇风雨迷思写出了人性以外的兽性和性欲，都市男女把性当作苦闷发泄的游戏，为你对人性的刻划，就这里，再给你一个掌声！

也听菊凡说，他已吩咐你女儿，把你还留在电脑资料库里，四、五篇中短篇小说的遗作，投给报章的文艺副刊陆续发表，但现在你可安心了，因为你不必再

有退稿的烦忧了。

我也想起了你把一大叠手写(当时菊凡还没教会你中文电脑系统打字写作)的小说退稿，丢在菊凡家客廳茶几上和我们分忧的印象，你一句话也没说，无奈的表情和失望的眼神，已经告诉了我们。

我也深深地体会到，同时也很理解，因为我也曾学你写过几篇小说，才投稿不到几分钟后，就接到了退稿的回邮，令人不得不怀疑，老编大人是否有把作者的心血结晶好好地读一读呢？

而现在，再长的小说，你再也没有退稿之忧了。

10-05-2012刊登于南洋商报《商余》版



料安转 (1)

艾文

其一

大年初五你准时交货
毫不相欠
借用了七十三年的气
也一并本利偿还
干净俐落

退不回去的
是“冷场”“裸魂” (2)
就交诸天长地久
见証五趣尘劳
走了 没有假齿
再无需望闻问切牙牙浮生
恰是你上市的招牌
你无版权的江山
都锁在花花草草电脑里
菊凡直指心事
“BO 安转
料安转……”

注1：诗题为宋子衡闽语口头禅——是充满想像的“黑洞”。

注2：“冷场”“裸魂”宋子衡问市之两部短篇小说集。

其二

又是三月八号
性向擦枪走火的
忌日
没有硝烟迷漫
更多灵明的面子书
话传说 赞寓言巧妙
照见 她们倩影
打世纪末那盘口
以优美从容的姿态
攀升
高难度

其三

再提一次
明天是禁声日
因为消化系统油渍充斥
屯积的废料又层出不穷
没有管道排污
众信哗然不安
你默默地蹲着和小蚂蚁
欣然交流
你是独一的
所以请你留步
待观察

其四

下午六点钟浓稠的新闻
从电视喉舌
像痼疾一块块
腥臭地浇灌入黄昏
那无谓的客户口袋
那伙计常年干巴巴
没有丰腴的脂肪
燃烧的神彩
故是胜算还是吃了亏
都一任盖章认同

13-05-2012刊登于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重读《裸魂》序文

何乃健

宋子衡于1996年出版了《裸魂》不久后，我就收到他寄赠的新书。当年深深感动我的，不是他的小说，而是《裸魂》的序文。80年代闯荡江湖，令人闻之色变的大盗莫达清伏法前一句遗言：“这世界不要我”，像一只狰狞的八爪鱼，紧紧地缠绕宋子衡的心灵，挥之不去。经过深沉的思考，宋子衡终于在一篇小说中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到底是世界拒绝了他，还是他拒绝了世界？”

宋子衡曾经一再强调，写小说是他这一生对自己的唯一要求，原因是他觉得一辈子在苦难中挣扎，平凡度日，唯有写小说的创作过程能让心灵驰骋于广阔无垠的境界，并从中寻获真实的自我，营造充实无憾的人生。

很多人只知道宋子衡擅长写小说，也只写小说。其实他年轻时也常写散文，以沙苗的笔名发表过不少生活小品。《裸魂》中的自序，就是一篇精彩的散文。散文是最见性情之作，宋子衡的序文直抒胸臆，没有矫揉造作，也不装腔作势。这篇序文乍看似乎松散，然而文中的素材经过他的巧手，就像碎布经过细心的裁缝以针线紧密缝合，让思绪与感悟巧妙地联系起来，因此随笔所至，天马行空，引人入胜。读他的序文，让我想起方东树在《昭味詹言》中的一句话：“天衣无缝者，以其针线密，不见段落裁缝之迹也。”

序文中令我感触最深的是：非洲苏丹一名飢童走了17里路到救济中心，却只分到一个面包。这个黑人孩子茫然自语：“明天呢？”非洲在1990年代初期因为连年亢旱和内战而哀鸿遍野，几乎每天都有很多人饿死。宋子衡的《裸魂》出版了15年之后，非洲的粮荒问题不但无法解决，还日益恶化。2011年，东非的肯尼亚遍地是牲畜在旱田里留下的尸骸；在埃塞俄比亚，90%的牛只死亡；在索马里，河水干涸后，人们开始吃草，每10个人中有3人捱饿，索马里有六分之一的儿童因为营养极度不良而活不过5岁。

重读《裸魂》的序文，内心感到很沉重。“我一直在想，宋子衡逝世前若再次翻阅过去的序文，看见自己十多年前写的一句话：“我们已身处文明边陲了吧！”他会否因此感触良多而为内战频仍的国度里饥寒交迫的灾民，构思一篇血泪交织的小说？

因为他是宋子衡……

杜忠全

几年前的一次北马文友聚会——如没记错，那是在温祥英的18层观海楼，一客厅的人谈得正热络，叶蕾却悄悄把我拉到一旁，压低声量了说，宋子衡歇了他纸扎店业务你知道？我说这我知道哇，也该休息了他那年纪，边说边瞥向默坐在沙发一角的小说家。“但他恐怕会手停口停的，”叶蕾继续说着她的忧虑：“他手上还有一批当年我们帮他印的书，如能卖出去，对他或许不无小补吧……”

叶蕾说的他的小说集《裸魂》。他们与小说家有着数十年交情，看他在大山脚生活也看他埋首写小说，既关心他的写作更关切他的生活境况。小说家是民间手艺人，这跟写《棋王》的大陆作家钟阿城语带促狭地说自己“也是手艺人”不同，我们的小说家是个货真价实的民间手艺人呢。按阿城的逻辑，宋子衡便手握两门手艺了，然而，唯有做纸扎才能让他找到活计，如今歇了纸扎业，同样是写作同道的老友当然替他暗自担心，尤其因为他是宋子衡！

叶蕾当面如此说了，我便应允做一些工作，以便把他手上的存书流通出去。只是，说实在的，卖书这档事我很不在行，包括自己的书基本上也很被动——故而一直排斥自己处理出书事宜，还是交由出版社经手来得省事。然而，因为他是宋子衡，我便硬着头皮做了联系工作。

自那之后，我好几次跟宋子衡通话，但都没提起叶蕾来说事，只谈取书转手之事。说来惭愧，其实我只向师友们发出消息，自身倒是一本都没帮他脱手的；卖书这档事，我始终还是不在行的，但因为他是宋子衡，所以辗转得到不少善意的回应。

这事闹腾了好一阵子，之后我也没搁在心上了，只在遇见叶蕾时做个交代就完事了。再后来，有次同样是文友聚，宋子衡见到我便笑呵呵地迎上前来：

“奇怪，最近好多人来跟我拿书，家里的书都搬得七七八八了，怎么这书突然卖起来了呢？”

“是吗？真奇怪啊，呵呵！”我记得当时我只笨拙地向他打哈哈，一边顾左看右地搜寻叶蕾的眼神，算是明白过来了：原来啊原来，这一直是我跟叶蕾之间的“秘密勾当”，当事人始终被蒙在鼓里的！

后来想起这事时总觉得，叶蕾向我表露的忧虑，应只是他们从旁关切的观感，实际层面究竟如何，当然难说得准。可以确认的是，宋子衡身边总不乏真诚关切他的朋友，而文

坛师友听闻是宋子衡的事，也都乐以促成之；关于写作这门“手艺”，宋子衡在天之灵如知悉了这让他晚年乐上一回的无厘头事件之前因后果，应该很感欣慰才是，因这在在都只因为他宋子衡……

（2012 年 5 月 12 日完稿）

23-06-2012 刊登于星洲日报《星云》版



宋子衡一生的盼望

菊凡

宋子衡终于把他一生中所盼望的心事写成了小说《孩子回来》.这篇小说题材写的是关于一对老夫妇在年关之前，抱着无限祈望，开始准备迎接在国外居住的孩子回来过新年的那种迫切感，见到每家邻居或朋友的孩子都已陆续回来，见面都热烈地互道祝福的当儿，更令这两老感到心烦如焚，做母亲的好像反而早已经习惯了孩子不回来的事实，所以还不断地说些安慰老伴的话，而那孩子的老爸一年等过一年，不知等了多少个岁月，希望都没实现过，但是年年都不死心，总带着一点希望挨下去，盼望总会有一天等到孩子回来。可怜老人家年年都望穿秋水，年年哀伤地度过没有温馨气氛的新年。

小说主角是余志为校长，身为教育界元老的他，新年到来的时候，左邻右舍的孩子都陆续从外地或外国回来和家人团聚，只有自己的独生子年年都不回来，令志为心里非常懊恼，一方面对自己教导无方而感到内疚，另一方面则怪孩子三十多岁人了还不开窍，欠缺人类最基本的骨肉情。余太太一句“文崽也不知回不回来”就惹怒了被矛盾心情苦苦纠缠着的志为，不禁气愤地说：“难道他不知道父母用怎样的心情在等他回来！”

说起来也许文友之间鲜少人知道，宋子衡本身就有个孩子离家到泰国自立谋生，三十多年来只在最初曾经偶尔回过家，但那不是为了团聚，更不是为亲情。据说脚一跨进门，半句话都没说，拿了一些衣物就走了，过后就一直都没回来。宋子衡诉说这些事时，脸色沉落，眼神一片空茫，说后叹了一口气，绝望地紧闭着双唇，不再说下去。虽然如此，但在内心中，宋子衡还是一直都苦苦牵挂着孩子，心中一直都盼望孩子在饱经风霜后，明白了做人的人情世故，能够回心转意，解除那道厚厚的莫名的墙，重新建立人类最基本的亲情关系，共度温馨美好的日子。

可是在不断地盼望中，回报的却是无尽的失望，最后只好在绝望中放弃那种蠕虫注释心扉般的痛苦。

宋子衡没有用第一人称来写这篇小说，而是应用投射的技巧，把自己的情绪投射到余志为身上，对遗失亲情的痛苦，由余志为呈现出来。若作者采用第一人称，肯定不会那么好。

08-03-2012

摸找灵魂的脊椎骨

浅谈宋子衡三本小说集



陈志鸿【文学观点】

从来不曾有过其他作者像他一样感知人身乃大患，生之不易，死之艰难。当我初次翻开他的小说时，才惊觉六七字辈所要书写的题材与叙述方式，早已历历印刷成文，惊艳之余，但悔自己的无知。倘若一个作者的起点就是终点，凡欲知他的小说风格者，当从他第一本小说集《宋子衡短篇》(1972)读起。

早期的宋老，容许我打个比喻，是我们的七等生，他擅长书写人物两难的处境，如集子中〈命运线上的岔点〉的逃犯面对“失去自由”或“冲出去”的可能；再如〈突破〉中的“他”面对栏杆，一面是“生”，一面是“死”。为了拷问生命的价值、人生的意义，宋老的叙述手法偏向大段落的心理分析，人物音容的刻画显然不是他这个阶段所追求的；他窥探人物的内心，剖析人物意念，为一个个孤独者如强奸犯、大盗莫达清的灵魂写真；他借重人物处境的营造来探讨人身的存在问题，一股灰色的虚无感弥漫集子中的许多小说。

及至《冷场》(1987)，之前其所关注

的是“生命”、“人生”的哲学书卷味课题已经由“生活”、“现实”的尘土味时取而代。卷首的《蚌蛭》，我以为是不可多得的佳作，也展现了宋老对人生抉择的持续关注。此篇以外遇为题材的小说中就叙述上可见作者的改变：多重视角的运用，减议论而添对话，整体文风趋向写实。较之第一本小说，意象（诸如动物）与象征（以天气之阴暗）的运用却是让人难忘，第一次读到《蚌蛭》时，见“红喜鹊”与“绿蚌蛭”已经被并抓入文充当意象，宋老遣词等于设色，我脑中即浮现明人徐渭〈杨妃春睡图〉的“守宫夜落胭脂臂，玉阶草色蜻蜓醉”。

到了第三本小说集《裸魂》(1996)，对于故事背景，宋老无疑有了乡土气息的描写，风格上远七等生，而近黄春明。就叙述而言，这个阶段的宋老早已舍弃了早年擅长的心理分析，小说情节全仗对话的推动；早年笔下人物存在主义式的“虚无”气味远矣，读者过目只觉深切的绝望乃至无望。读宋老后期的小说常有惋惜之感，容我直言：叙述力度犹在，可惜文字枯涩。

然而，世上的作者约莫可以归类两种：一种属于无脊椎动物，一种属于有脊椎的动

物。宋老显然属于可贵的后者，任何读者都可以在宋老所有作品中找到了他已然确立的风格与关怀，也等于摸索到支撑了他整个创作生涯的脊椎骨。读其作品，不难发现一以贯之的种种主题是：人，是节节败退的动物，我们甚至不能对付其他异类，哪怕一头小小的生物（诸如蟑螂）；生命充满抉择之难（只能以死泯灭一切的分界），人身总是难以自控（我们每一个动作都是不由自主，包括了与生俱来的性欲），恶之顽强不屈（善总是败阵下来），偶然左右我们（凡事就没有必然）。

面对种种不堪，宋老笔下的人物如何排遣呢？光是彷徨已经不足，似乎，唯有呐喊才能宣泄人身的无奈。就这样，读过了一层又一层的情节铺垫，当读者在小说诸如《蚌蛭》临末听见女主角呐喊一声“为什么我会是女人！”，就格外被撼动了。当然，宋老用了感叹号，生命也许应该是个疑问句（因为不可能有答案），但更多时候它其实是我们大部分人都得默默接受的感叹句。故此，我想把以上的呐喊稍微一改，以概括宋老在几乎所有作品中重复提出的大哉问：为什么我们会是人？

想起宋子衡的点点滴滴

菊凡

宋子衡不幸在新年才开始的第六天凌晨五时左右骤然离别人世，一早被他太太和小女儿子淑发觉，当她用电话通我时，我感到很震惊，因为那实在是很意外的事啊！

初四那天我约定文友下午 2 点来我家相聚，宋子衡最先到来。后来者有黄英俊一家人、陈远帆、陈政欣及夫人叶蕾、小黑、还有郭诗宁，谢帝坤，海枫和她丈夫。大家高高兴兴稀里哗啦，无所不谈，宋子衡一如往常静静地听着。一直到下午六点左右，剩下黄英俊和宋子衡，还依依不舍。临走宋子衡还吩咐我有任何聚会记得通知他。我打趣地说，你在每次聚会上都沉默寡言，没说上几句话，为什么却又喜欢参与聚会？他用潮语说：“爽啊！”

我每次找宋子衡喝茶聊天，都是先用潮语后以福建话参杂华语交谈，不管谈论什么话题都一样。过去文友很少相聚，所以我一有空就抽空去他纸扎店坐坐。以前，当他在“联艺”纸扎店工作时，过年过节或平日假期他都留在店里陪朋友搓麻将，而呆在家里的时间很少。他若一有机会溜开，就会和我到对面老李的咖啡店喝咖啡，一坐就是个把钟头。二十几年如一日。后来他们两三位股东各自分开，各做各的纸扎生意，他搬回甘邦巴汝老家邻近，零零星星做点小宗的纸扎工，赚点自用的生活费，日子过得清苦，但他满足极了。这些日子我还是三不四地去找他喝喝茶，由于失去了集中点，所以搓麻将的朋友各散西东了。他只好孤零零地窝在灰灰的地方做他的纸扎，写他的小说。

晚年他孩子可以支付他零用钱了，为了要专心写小说，便把纸扎收盘不做了。于是他真的每天都在家写小说，我看他常把写好的小说修改后又重抄，一抄再抄

地，两三万字的小说费时抄写后寄给报社，报社却退稿要求他自行用电脑打字，然后“易瞄”给报社。这令电脑盲的宋子衡感到很无奈，好多次掷笔哀叹。我把一台用过的电脑拿给他，教他以两只食指点击键盘，这个老童子竟然在自己摸索中很快就完成了一篇小说。使他信心满满，不停赞叹电脑的方便和奥妙。

宋子衡比人强的地方是他理解力强，思路灵敏，对任何问题都看得深想得远。他可以从一则新闻报道构思出一篇感人肺腑的小说；他也可以根据新闻人物一句话，演绎成一个令人感叹的故事。他的小说题材几乎全都是来自新闻报道。他想象力丰富，触觉敏感，确实令人钦佩，令友辈赞叹。已故作家雨川就曾经以仰慕的口气赞他为天生的小说家。六十年代开始，他参与当时海天社一起活动，写作水准节节攀升，不曾停滞，令人刮目。

七十年代中，他对电影有点疯狂，我们时常在周末到槟城几间戏院看戏，有时一连看两场，十足过瘾。他从电影中领会不少写小说的技巧手法；提升象征、意象的运用；加入电影情节的布局及桥段等等。从那时起，我才领会一篇好的小说就是一部好电影，就像他的小说，每一篇都是一部结构严密的电影。

1959年，当时我和朋友合股在武拉必村小学食堂卖冰水，闲暇时间就热衷于福建会馆搞音乐戏剧活动。宋子衡也来参与，我们就在那样的机缘下认识并成了好朋友。那时我们都是不回家的青年，（我是因为家在偏僻的地方，出入不方便，而宋子衡却是因为对家庭缺乏温暖感觉，虽然那时他已被逼结婚成家。）白天他在大山脚南通纸扎店工作，晚上免费住宿在福建会馆。那时我们便开始学习写文章及投稿。他第一篇短文题目是“黄昏”而我的是“月夜”（以前初学习写作最流行的题目），发表在当时星报日报学生园地。1960年当他懂得投稿的方法后，就不停地自行写作和投稿，我则专心读我的师训课程。那两年我们自由自在地过日子，留下了最值得怀念的时光。那种逍遥不羁，每个夜晚在街上溜达，非到十二三点不回会馆睡觉的情况，就像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吃夜宵、边遛街边聊生活的际遇，大山脚的三街六巷，布满了我们慢拍子的脚印。在晚年言谈中不时都会提起那段独特的日子。那个年头青年男女很时兴互赠照片，宋子衡也不例外，他送一张英俊潇洒的照片给我，相片背后绝对不是流行的“别忘影中人”，“友谊永固”之类，而是：“我们的友谊以坟墓为终点。”（可惜我翻箱倒柜也找不到那张照片了，这才叫我憎恨自己不懂珍惜应该珍惜的东西。）

如今宋子衡真的走进坟墓了，我和他的友谊应该到终点了吧？但他活着时我从来没有把他的样貌留在心中，现在心中却天天都出现他的形影，我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这到底是他不愿离开我还是我不舍让他离开？下午两点半后，就习惯性地有去找他喝茶的冲动。朋友一见面就说，“你的好朋友突然就走啦？怎么会这样呢？”我毫不在乎地说：“他是个潇洒的人呀！”

1994年间吧，宋子衡因胆生石开过刀，把胆割除了，所以他常自称没胆量的人。医生亲戚朋友都劝他少吃肥肉，可是他并不放在心上，猪脚三层肉烧猪肉照吃不误。他因牙齿有残缺，而把所有剩余的好牙都拔掉，本打算做套假牙来装门面，哪知碍于经济能力支付不起，而放弃假牙的装置，只好紧抿着嘴巴装酷。但是你别看他一根牙都没有，就以为他吃得少。他那牙床可咬烂你没法嚼碎的食物，如鸭肉、鸡肉甚至羊肉和牛肉。还有古龙牌的肥猪肉罐头是他最爱，开起来连油带肉淋在饭上，就可吃一大盘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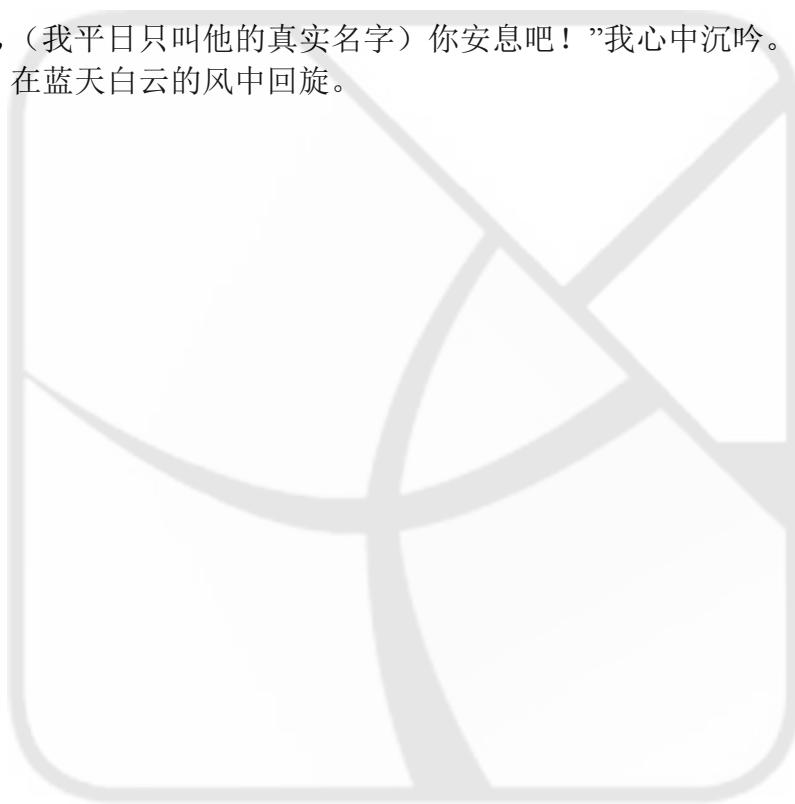
除此，宋子衡也喜爱吃海南鸡饭，大山脚有两档海南鸡饭是常光顾的，可是都给他吃倒了；后来改吃京华咖啡店老叔的炒果条，老叔年老收档不炒了，他又换口味吃起武拉必某咖啡店一女人煮的鸭腿面，他一定要加料（两只鸭腿）的。

他习惯地用潮州话说：“这样吃起来才爽嘛。”

去年，张景云和悄凌来槟岛拜访文友，我陪宋子衡赴会，从头到尾他都嘴巴衔金似地。当大家分手后，悄凌特地给我打了电话，问我有没有注意到宋子衡看来很消沉，他是不是有心事，叫我多关照他。我说：宋子衡的样子就是这样的，你放心。后来我把悄凌对他的关怀转告他，他发出温暖的呵呵笑声。

话说回头，在新年前宋子衡因心跳快速进医院检查，我问他医生检验的结果说什么？他只说心律不正常。我猜说会不会是心脏阻塞？他以潮州话说：“嘛唔哉。”我劝他到其他医院重检，他沉下脸说，我不是不珍惜生命，但有时候珍惜也没有办法。当时我并没有去深思他这句话，可现在想起来，应该可以了解他话中的意思吧，但也没用了。唉，反正他都走了，又走得那么潇洒，而且也留下了几部了不起的小说，总算他没有白活啦！文学殿堂里面他应该是坐在前排一号位子上的。

“光佑，（我平日只叫他的真实名字）你安息吧！”我心中沉吟。我听到他呵呵的笑声，在蓝天白云的风中回旋。







南洋 文艺



（照片提供／菊凡）
是菊凡收集宋子衡照片中最满意的一张。
宋子衡，2010年摄于吉打稻米局博览馆前，





(坐) 叶蕾, 陈政欣, 张景云, 温祥英, 钟可斯, 悄凌, 菊凡, 宋子衡。
(站) 海枫。
于温祥英家。